

犹记夏夜乘凉时

封志良

浑然不觉就已至仲夏，总觉得现在的天气似乎比从前更加炎热了。独自散步时，脑海里突然冒出一首童谣：“六月天气热，扇子借不得。要想借扇子，等到十二月。”不过现在，无论城市，还是乡村，蒲扇都难得一见了。想到蒲扇，我就想起了乡村的夏夜，想起那如水的月光，闪烁翩跹的萤火虫此起彼伏的蛙鸣，还有那最让我难忘的少年时代在乡间乘凉时的场景。

乡村的夏夜是漫长而充满无穷乐趣的。那时候，山间田野的暑气刚刚退却，房子里依旧闷热得很。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吃过晚饭，便会搬把木躺椅，来到村前白天用来晒谷的禾坪上，慢慢悠悠地消散一天的疲劳。我们小孩子也会在此期间早早来到禾坪谋得“一席之地”。但我们是坐不住的，不是到田野上去追逐捉弄那些飞舞的萤火虫，就是在禾坪上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。

大人们说是在禾坪上乘凉，其实是聚在一起谈家长里短、庄稼农事。我们小孩子玩累了，就会缠着他们讲故事。奶奶们讲的大多是狼外婆的故事，尽管其中有吃人的场面，听起来有些害怕，但我们却并不觉得恐怖。爷爷们讲的大多是马师公斩妖除魔的故事，我们更听得有滋有味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马师公原来是我们湘南地区的一个道教人物。印象中，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：古时候，有个什么大人物，他家非常贫困，常常忍饥挨饿，但却十分热爱读书。有一次，在上厕所的时候，他发现一块板子上有人掉了一粒米饭，他麻利地捡起来吃了，后来竟高中了状元。从此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家人也因他为荣。现在想来，这个故事显然来自于爷爷奶奶们的杜撰，他们无非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从小得珍惜粮食、热爱读书。

空调和电风扇，那时根本就未曾听说，但我们也有自己消暑的办法。扇风取凉最常用的就是蒲扇。那时，基本每家每户都有这样几把带来清凉的“利器”。后来，在电视上，看见济公和尚手持之物就是这种蒲扇。济公手中的蒲扇总是烂得不成样子，而我们的蒲扇则被大人视作珍宝，十年八年都完好无损。这是因为，买回后，大人们就会用布条把蒲扇边给缝起来，以此延长其使用寿命。我们小孩子一般不能动用蒲扇，但会用书纸折叠成纸扇的形状，装模作样地扇着。如若那个“不懂事的”用蒲扇来打闹，自然少不了自家大人的“栗凿子”伺候。

印象中，乡间的蚊子确实多，不管我们怎么打，仿佛一直都没有减少过。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舞，防不胜防、烦不胜烦，一不留意，我们手背或脑袋上就会隆起一个包。那时候，我们买不起蚊香，就算买得

起，那么大一个禾坪，小小的一片蚊香对蚊子也起不到太大的“威慑”作用。于是，我们白天会到河滩上采来大把大把具有驱蚊、解乏作用的艾蒿，晒干后，乘凉时找个顺风的地方将艾蒿点燃，其烟雾所到之处，蚊子就会避之不及。这样，我们少了蚊子的侵扰，玩乐的兴头便更浓了。

乡间的夏夜空气清新、星光璀璨，就是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了些。要是碰上哪个村子放露天电影，十里八村的大人小孩不惧酷暑，跋山涉水都会赶去。夏夜放电影，比冬夜有味得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湾村好像只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因为乘凉时跑去看电视节目的人特别多，他们索性把电视机搬到禾坪上，让大家都能看到。记得有段时间，播放《侠客行》和《乌龙山剿匪记》，还有一个什么“一级准备、二级准备”的日本动画片，总让我们心驰神往，每晚都要等到电视机上出现黑白刺眼的“雪花画面”时，才会悻悻离去。

繁星满天时，我们在房顶上睡觉时的情景更值得回味。那时，乡村的瓦房已基本拆除，大都盖了一层的小平房。钢筋水泥的平房就像一个蒸笼，一到夏天就热气腾腾，根本不能住人。以前的瓦房还好一些，通风透气，也没那么觉得热。不过，那时乡间的平房也有好处，因为其房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乘凉玩耍后睡觉的好去处。傍晚，我们到水井里提水把房顶淋湿，浇灭太阳炙烤后水泥房顶的高温。这样，夜深时，摊上竹席便可直接去睡。小孩子都喜欢扎堆，睡觉也不例外。我们大都会选择在同一户人家的平房顶上睡觉。于是，很多“有利地势”就得早去占。夏夜的天空皎洁如洗，满天的星星像眼睛。有时，我们也不再打闹，会学课本上的那个孩子认真地数着天空中的星星，寻找北斗七星的位置，遐想那浩渺宇宙中的神奇，向往那山村外的大千世界。我们就这样把房顶当床，天空当被子，在乡野的风和稻谷清香的浸染下，很快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，且一觉就能睡到“太阳晒屁股”。

如今，我很少回到乡间了，也基本没有在乡间住过了。呆在城里久了，有时候，我想：如今的人是不是更加害怕天气的恶劣了？我们既抵抗不住冬天的寒冷，也承受不起这夏天的酷热。因为一旦碰到停电的日子，我们就会怨声载道，尤其是在这夏夜，根本就无法入睡。庆幸的是，我们现在的生活保障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不出现十分特别的情况，城市也基本不会停电。我们在空调和电风扇的陪伴下，虽然夏夜从此不再那么漫长和酷热，但遗憾的是，从前那种大家聚在一起乘凉的感觉却永远也无法找回来了。

吃蓖麻子

杨素凤

太阳落山了，收工了，毛蓉跟着她妈蹦蹦跳跳回去了。母亲回来还没来得及做晚饭，我的肚子拧着疼，接着上吐下泻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。母亲从我吐出来的东西知道我吃了蓖麻子，和院子里住的房客找药。待我吃完药，她又让我咕咚咕咚喝了几缸子开水，折腾了大半天，我的腹泻才停止。母亲一边给我揉肚子，一边说：傻丫头，你以为是豆子就能吃吗？蓖麻子有毒呢！

我本身就黄皮寡瘦，两手能揽过小腰，脖子细长，第二天，眼窝下陷，小脸像黄纸。母亲看着心疼，不住叹气，但她还得上工。她给我熬了点小米稀饭，嘱咐我喝完躺着，再再三叮嘱弟弟不要乱跑。

毛蓉的情况和我一样，回家后也是上吐下泻。不过她家条件好，她爷爷是饲养员，就她妈一个女儿，她爹是上门女婿，当晚毛蓉被她爹背到医院输了液，第二天早晨又输了葡萄糖，下午就欢蹦乱跳了。过了几天，我的脸上才渐渐有了血色。

后来，大人们在一起干活，谈及此事，把我和毛蓉当成笑料，讥笑我俩是馋嘴丫头，笑过之后，一声长叹。



年年在这里

倪 平

妈妈的脸是苍白的，我的脸是灰色的。我推开窗户，邀阳光进来……妈妈忽然哭了，泪水顺着苍白又苍老的脸滑落。我看着病床上的她变得那么脆弱，变得那么无奈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，说：“相信我，妈妈，相信我永远在您身边！”

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到这儿……”

八岁的时候，我留着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，每次犯错的时候，妈妈最喜欢拧着它们。于是我开始故意散落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，跑到离家不远的槐树下，歪着脑袋津津有味地吃着串串的槐花。我知道，天黑的时候妈妈总是会来找我，我也就一直在槐树下一边摘着槐花一边吃着槐花，直到她呼唤我的声音由远而近。我神气而又挑衅地对她甩了甩散乱的头发：“哼！没有麻花让你拧了，呵……”可妈妈却慢慢地走近我，拿出方巾一边擦我满是花纹的脸，一边唠叨着我是一只又馋又脏的猫，随后又开始帮我梳理那两个麻花辫。按惯例，每当她一开始梳，我就“嗷嗷”大叫。我正想叫的时候，仰脸看见了妈妈的脸，她的脸多了些温柔，少了些严厉，多了些怜惜，少了些烦躁。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妈妈忽然又哼起了这首儿歌。我把挣扎的头渐渐放正了，任由她梳理。

十五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离家开始住校生涯。终于可以海阔天空了，为了这珍贵的自由，我足足兴奋了三个晚上，无法入眠。第四天的时候，我开始有点茫然和不知所措，我站在校园的最高处眺望着远方。此

后，每当夜阑人静，万家灯火闪闪烁烁的时候，一种从未有过的酸酸的感觉悄悄地爬上我心头。一到周末，我飞也似的回到了家。妈妈问我：习惯吗？我嘻皮笑脸的答复着。“孩子，从小到大你没离开我半步，在外面自己要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头发，她那透着深深眷念的眼神终于让我的最后一丝防线崩溃了，我忽然像个孩子似的“哇哇”大哭起来，嘴里含着满满一口还未咽下的米饭……

高中的时候，我开始初恋，可是妈妈并没有粗暴压制我那段疯长的恋情，她只是对我说：“你现在要努力学习，将来才会有追求幸福的能力！”当年我无法理解，心想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学习和恋爱两不误！后来，随着走过的路，我才明白妈妈很多话的真正含义。只是现在很多事情已经无法回头。小的时候，我可以把自己很多的心事说给妈妈听，现在却没有办法依在她怀里倾诉，只因不想她为我担心和操劳。妈妈不是好像，而是确实老了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延续着一种习惯，在我孤独的时候还是喜欢数着天上的星星唱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

妈妈终于出院了，身体日见恢复。

那年的冬天好像格外温暖，一点冬天的气息也没有，每天都是绚烂的阳光，仿佛要把一切沉溺在明亮和温馨里。一片落叶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故事，春天的萌芽，夏天的疯长，秋天的成熟，冬天的沉睡，谁能否定生命的过程？这个漫长的过程足以让我们回味无穷再回味！